



注經之難難於得作者之心也漢唐以來
循章句嚴訓故守之甚謹故專門者各尚
名家然於微言與義往往不能無豪釐之
辨至宋程朱輩出始能得傳不傳之意於遺
經於是簡編之錯脫疑似者每以義理為
之更定而學者多釋然意得惟其與聖賢
之心密合爾論孟舊本列於學官大學中
庸載在小戴自宋賢而獨揭以教人大學

序一

自程子始更古本朱子遂為舊傳至於中
庸論孟分章解義亦多與先儒異者然朱
子今上大學不獨為陸王之學者適生駁
難即當時金華諸子迄於元明諸儒雖恪
守朱學亦不能無異議族父文貞公深潛
純粹沉酣六經四子之書上博漢唐注疏
而一以程朱折其中忠學者興疑於大學
古今之異而使前賢詳聖啟蒙之心晦焉

於是既潛考核仍其舊貫然而謀明之書
敬義之傳其所疏通而發明者與宋賢初
無世忽之差也其他中庸論孟章句盡理
亦頗有所新得生平屢削其稿不輕出以
示人戊戌還朝乃手定其本以貽子弟既
覽余請述諸吳下大學曰古本說中庸曰
章段論孟曰劄記云者皆所以尊先儒而
避注釋之名不居也念惟族父以絕異之
序二

資勩下學之功博覽衆籍而必以經為主
精研衆說而必以理為歸故能通古今之
異契聖賢之心羣經皆有論著而於易子
四子則其用力之尤勤者也前年承

命纂脩易經得

旨遂有朱子古本之復而後經翼一還舊觀
上下一德承學與聞則所謂見而知之者獲

遭遇盛時而忝稱救之任於公又辱為羣

從受知最深今日刻其遺書思以傳於世
輝太陽于喁嗣音鐘呂則區區之誠也
康熙五十九年夏五書於江寧曾舍之立
誠齋族子玉融題



序三



海濱錄卷之五

卷之五十五

...

...

大學古本

安溪李

大學之道

在止於至善

親程子改新當從之書金滕予小子其新逆乃

親逆也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德卽性也。以其得之於天而昭明不昧。故謂之明德。德本明也。昏於氣而蔽於物。學者所以明之而已。民亦同有是德。而舊染汙俗。故又當推吾之明德以新之也。性之體純粹至善。而其用見於人倫事物之間。故修己治人皆必止於至善。然後有以盡其性。此又明德新民之標準。而大學教人之極致也。

知止而后有定

慮而后能得

大學古本說

一

承上止至善而言爲學之基也。止於至善則至之矣。知止者未能至之。而知所嚮望歸宿之謂也。定謂志意堅定。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則下文格物致知之事。得則下文意誠以下之事也。按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立志存心爲之地者。蓋志立則心自存。心存則志益篤。然後以之窮理而思。可精反之於身。而德可據也。古之入大學者。皆於小學之中涵養而啓發者素矣。故其秀且俊者。必能識所趣向。以定其志。收斂凝靜。以安其心。而不患於明善誠身之無本。此節之義。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也。後世養蒙無具。而欲遽從事於

大學則無所以爲之地者。故程子朱子以敬字補其闕。若以此節爲立志存心端本之事。則大學無闕義矣。

物有本末

則近道矣

承上能慮能得而言入德之門也。物卽下文格物之物。事卽物中之事也。物有本末之分。事有終始之序。不知則失所從事之要。而於道也遠矣。然必明乎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而後識本末之歸。察乎萬事之所以異條而同貫。而後達始終之義。此所以必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有下文致知格物之功也。知本末終始。故知所當先者。所當後者。而用力有要。中庸所謂可與入德者也。故曰近道知所先後。而近道卽慮而后能得之謂也。

大學古本說

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致知在格物

承上知所先後而言大學之條目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者又身之主也。意者又心之主也。故必誠其意。然後可以正心脩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理矣。此其先後之序。皆理勢之自然。然知之不至。則行之必謬。故又當先致知於事物之本末。終始格之不盡。則知之不至。故又在乎格物也。

物格而后知至

國治而后天下平

申明上節之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朱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總結上三節之意。脩身為本。則家國天下為末。可知矣。家者人倫切近之地。言厚薄則終始可知矣。此皆所謂物也。格物者。知天下國家以身為本。則知身心之不可以放縱。苟且自私。知本亂而未不得。而理則知天下國家之不可以智力權數相馭矣。此謂知本。結知所先後之意。此謂知之至。格物一格。知至之意。必知本而後為知之至。舍知本而言知至。非古人之知矣。

大學古本說

三

右第一章。按孔門相傳心法曰誠身而已。而

欲誠身者必先明善。蓋善者性之實理。即所謂誠也。明之則知性。而可以反身而誠矣。誠則必動。而有以成己成物。齊治均平之效可致矣。自夫子傳之。曾子子思孟子言之。若一實古昔聖人教人之法。而孔子承之也。此書者。曾思相與衍繹成篇。名曰大學。首章蓋總論大意。而歸重於格物之指。二章以後。則申釋以究誠身之義也。明誠之要曰慮曰得。而必以知至定辨者。先

之所則示人。而後有德有定之

所謂誠其意者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格物致知之義。上章盡之。故此章直揭誠意以爲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人性皆善。故其心之所主。未有不好善而惡惡者。物欲奪之。然後參雜於念慮之間。牽制於事爲之際。而所謂意者。虛而不實矣。好惡之發。本心甚明。至於虛而不實。是自掩其本心之明也。故曰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之真。而取舍之決。蓋以快其本心之明。故曰自慊。其虛其實。本心之明。又獨知之。故謂之獨。慎其獨者。以本心之明。察其欺本心者。而克治以求其慊也。意者已所獨知。誠者慎之。

大學古本說

成效。慎獨誠意其義一節。

小人閒居爲不善

其嚴乎

極言自欺之弊也。自欺者。意不實而自欺於本心。爾然自欺必至欺人。蓋亦勢所必至。故自其甚者言之。以爲戒也。言誠中形外。以見中不誠者。其不可掩飾於外無疑也。

富潤屋

故君子必誠其意

極言自慊之效也。自慊之積。則不愧不怍。心常平寬。而體常舒泰。是其德之潤身也。蓋至此則已造乎心正身脩之域。而明德明矣。

詩云瞻彼淇澳

民之不能忘也

申上節誠中形外之意而見明德新民止善之終
於誠者如此也。學者格物致知之事誠意之端也。
自脩者謹獨之事誠意之實也。恂慄威儀者心正
身脩之事誠意之驗也。至於民不忘則齊治均乎
之機誠意之應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此以沒世不忘也

承上文而究言及民之事也。蓋誠之感於人有化
之者有處之者。誠以化之則德及人而人不忘。誠
以處之則澤及人而人益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

皆自明也

承上文淇澳之詩一節而申明明德之義也。

大學古本說

湯之盤銘曰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承上文烈文之詩一節而申新民之義也。

詩云邦畿千里

正於信

承上文盛德至善而申止於至善及知止一節之
義也。引立身之詩明至善之當止也。引縣蠻之詩

明止之不可不知也。引文王之詩明靜安之至則

能慮而得也。蓋穆穆者靜而安也。緝熙者無待思

慮自然光明繼續也。敬止者凡日用所止無非敬

德之安行也在聖人則安安者性之於天故能不

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明誠合一者也。學者期於

主靜以安其心。由明善以適誠身之路。弗慮則無

獲弗爲則無成。故聖人者萬世之標準。而學者必以聖爲歸也。爲君以下舉文王之立人極者言之。所謂敬止者也。明必至於是。而後爲人倫之至。不如是。不足以言至善矣。自古聖賢以敬爲德業之本。而言敬。又有體用之分。故穆穆者敬之體也。敬止者敬之用也。心純於敬。則理明。事一於敬。則行順。程朱以敬統知行。深得大學此章之指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此謂知本。

上言明德之兼乎新民矣。故復言新民之要。歸於明德。以明誠意之爲本。而必先乎致知。以知本之意也。無訟者。天下平之極也。然因乎無情而不致。盡其辭。則是民不自欺也。由乎我之有以天畏其志。則是誠意之感也。務此之謂務本。知此之謂知本也。

大學言本說

六

右第二章。按此章前無誠意在致其知之文。後無正心在誠其意之釋。章首又特揭誠意。而於前後無所牽引。故知此章釋體。獨與衆條不同。蓋以誠意爲一篇之要。與中庸之言誠身也。其必先致其知之意。則第於章末一語發之。大指明矣。

所謂脩身

在正其心

身有之身。仍當依舊本。蓋忿懣之類。以心之發乎

身者言也。苟有失正之時，則其身之容貌辭氣顏色亦因之不得其正矣。本文正字，因心之義，以說身也。

右第三章。此章言身心之所以相因也。朱子謂意之既誠，尚有正心之功。學者每疑惑於其說，愚謂誠意猶中庸之戒懼謹獨也。正心猶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謹獨則無不中，且和矣。然朱子猶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蓋涵養省察愈純愈密之功，如此其至也。觀章句暨節言察下節言敬，則知誠意之外別無正心之事。殆亦約之精之之云爾。學者宜深思焉，而不可以輕致其疑也。

大學口本說

七

所謂齊其家，不可以齊其家。

所親愛之類，以身之行於家者言之也。蓋五者之情無處不用，然施始於親，而情溺於近，則家之用情也。先而爲偏也，易此身不脩之害，所以於家先驗之也。

右第四章。此章言身家之所以相因也。按正心脩身，統於誠意，無可疑者。若自齊家以下，則本前章明德新民之義，而有所謂誠以化之者。蓋有所謂誠以處之者焉。如一家之觀型，國與天下之興起，非誠不動，斯謂化之也。

之施一國賞罰之令天下人才財用舍聚散之權皆必因其公理而我無容私焉所謂處之也德之不修而觀感之無本固不可謂意誠事之不當則是猶有蔽於私而撓於欲者亦未可謂之誠其意也朱子所謂節節有工夫者意蓋如此後學不察以謂家國天下別有措置區畫而不統於誠意則非矣

所謂治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有兩義焉一則不出家而得其理也一則不出家而行其化也

孝之所以事君也

朱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大學古本說

八

此節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也凡言治國者不必皆君之事士大夫之服官泄衆皆是也故事君事長使衆皆以治國言之而與處家之理無異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正此意也中庸亦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能事君事長而後能使衆下引康誥專明使衆之義者於治國爲切也保赤子者慈也保民如保赤子是慈者所以使衆也保赤子者心誠求之推之於民亦舉斯心加之而已世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則亦豈必學養民而後治乎

一家仁 一人定國

此與下節皆言不出家而行其化。而此一節則觀感而化之事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

未之有也

此一節順從而化之事也。所令反其所好。是不能推已以及人。故曰不恕。凡民心喻之。而後其身從之。不從者不喻故也。○必言得其理而後言行其化何也。曰非理之通安能使化之行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理之通也。使民興孝。而因以導之。使養其老。化之行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存齊其家

大學古本說

九

總結上文而又引三詩以詠歎而申明之。宜其家人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則其理之推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則其化之行也。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第五章

所謂平天下

此之謂絜矩之道

老老長長恤孤。以其施於國者言也。治國者養耆老則民知孝。尚齒讓則民知弟。收孤弱則民歸厚。以是心之同推之。則雖遠如天下無不同者。所以君子推以度物。自邇而遠。莫不各有以與其善心。而得其分願。則天下無不平矣。謂之絜矩之道者。

矩之爲器以一隅而得四方君子以治國之一隅得天下之全理亦猶是也復以上下前後左右之方形明絜矩之義蓋就其身之所處而推而準之使無不各得其分者此君子待物之常由之以平天下無二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

失衆則失國

實言絜矩之事在乎同民之所好惡也辟者好惡之偏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仁親以爲寶

以財用之聚散明同民好惡之實也

秦誓曰

驕泰以失之

大學古本說

十

又以用人之得失明同民好惡之實也忠信則賢人附驕泰則士心離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生財有大道

以義爲利也

復中明財用之道而以用人結之蓋天下治亂存乎民心聚散存乎財理財公私存乎人而所用之人善否則在乎君心義利之間而已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正此意也上文每段皆以國言之而此復結以治國所以發明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指也

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爲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唯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黨。遞有切所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

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氏先天之傳。啖啖紛拏。至今未熄。皆能灼以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嘿契者。聞考鄭氏注本。奪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况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漏於衆目中。而致爲陸王

大學古本說

之徒者。得以攘袂扼腕。自託於据經詰傳。以售其私也。緬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迴惶倚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爾。自當時晚出。陬生扶難競質。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閉拒者。則今日之聽榮於胸。而接鵠已遠。爲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問知止一節之義。與朱子異何也。曰。下有格物致知之義。不應於此處頓出。而觀後章所謂於止。知其所止者。似爲學者指示準的之語。未遽及於精微也。況大學之教。旣斷自格物。而不以辨志先之。則非古人所謂嚮道而行。望道而至者。雖欲僥焉。

日有尊學安知其不適於他歧乎。故程子則曰：格物者必立誠以格之。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胡氏則曰：立志以正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而後義可精。如此之類，皆朱子所屢述，而日爲學者誦之。其作大學或問，尤於此惓惓焉。故愚以爲補之於經文之外，不如求之於經文之中。蓋知止有定，言辨志也。觀下所謂知其所止者可見也。能靜能安，言操心也。觀下所謂穆穆敬止者可見也。能慮卽格物致知之事，所謂緝熙者，固其義也。但在文王則生知大聖，而光明發於聖敬之中。在學者則必常存於敬，而後緝熙可得而言。觀詩所謂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又曰：敬之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其存心進學之表裏互發，爲可見矣。若得止，則意誠以下之事，所謂君臣父子與國人之善，尤爲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足以蔽之也。蓋今日所言，皆一本於朱子講論之學的，特章句於此節釋義偶異焉爾。

問誠意之義，有以真與妄對者，則如釋氏不起妄念之說也。有以實與虛對者，則如朱子所謂實用其力不可苟焉以自欺之說也。有以誠與僞對者，

爲己而不爲人，對下文檢著之小入以爲己而

此其說皆可通而宜以何爲正乎曰論首節之文意則朱子盡之矣雖然彼二說者皆不可廢蓋誠意之實用功處只是徹底爲善以不欺其好善惡惡之初心如章句或問之所云者焉爾然推其本則是平時涵養本源故所發者好惡皆得其正而有以爲省察之地究其流則君子終身之學求以自慊而已既不自欺又豈有作僞欺人之弊哉是故去其妄念者主敬之事誠意之原也實用其力者所知之切誠意之功也不揜著以徇人者所發之真誠意之效也是三說者相爲首尾本文之義固足以包之矣易曰閑邪存其誠則誠意之原也又曰脩辭立其誠則誠意之功也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則誠意之效也

中庸之旨朱子推本於唐虞之相傳者至矣又考之湯誥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衷者中也恆者常也中而有常蓋上帝所降之命而民順之以爲性者也周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亦中也彝亦常也此詩言性命之理與堯湯同歸者也惟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有常而不變故其發見於事物流行於日用者莫不肖其本然之故因性之中也故道亦中而無高遠難行之事也因性之常也故道亦常而無新異可喜之跡也聖人之教所以建人極而萬世不能易者豈不本於是哉子思

序一

子作書之意蓋預知夫異端之說將起而性道之正將離也故一傳爲孟子遂顯揭仁義之言以與楊墨告子相觝然猶不能遏其衝迄於周衰諸子雜亂至漢晉以後而佛老迭爲性命之宗求道者舍是莫適矣程朱三子生於千數百年之後躡中庸之庭而入其室於是二氏之道寢息而孔子之道漸著蓋孟子抹之未亾之前而程朱存之已壞之後以三子之爲功大益知子思子之爲慮深也二程於中庸未成書然朱子之道卽二程之道也首章之義是朱子所以繼絕學承聖統者學者於此有以得其源流指趣則

聖之傳可識而於全篇之理亦思過半矣光地讀

章句五十年然後能明首章之說覆觀近代講解之所由誤蓋自宋元之間而已失之是則七十子未終而大義乖道之難明易晦也如此哉是編也於章段離合之間雖頗有所連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竊取朱子平生之意深於此者或能諒焉惟其學之不逮行之不修恐不足發明先哲之緒餘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愧懼也夫

天命之謂性 脩道之謂教

天有本然之理焉。而其流行而賦於物。則命所由名也。人物得其理以有生。如受天之命者。是之謂性。性者生理之具於心者也。理具於心。必發見於日用之間。如循之以出者。是之謂道。道者人所常行之路也。因吾所常行者而脩飭之。檢攝於身心之微。防範於事爲之著。始於庸行之謹。而終於人倫之至。是之謂教。教者聖人以是教人。而人由之者也。

道也者 恐懼乎其所不聞

中庸章段

此下皆脩道之事也。道之得名。雖曰事物當由之路。然其體則性也。事物有時而不交。性體無時而可息。須臾之頃。偶然離之。則天命於是而不行矣。使其可離。則豈道之謂哉。不睹聞者。己所不睹聞也。君子心存惕畏。其於事物之交。見聞所及。固有。所警觸而不忘。雖不睹不聞。暫焉無感之頃。而戒謹恐懼。未嘗懈弛。蓋主敬以存其誠之學也。不睹聞卽須臾。

莫見乎隱 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微者動而交於事物之始。人之所不見也。然獨知既不可欺。而發見亦不可掩。則莫顯莫隱於此矣。

是以君子謹審善惡之公。不必待言行之顯著也。卽介焉獨知之際。而必以其謹焉。蓋精義而察其幾之事也。獨卽隱微。

喜怒哀樂之未發。天下之達道也。

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率之則爲道。無非理也。惟其麗於喜怒哀樂。以行則理與氣雜矣。惟方其未發也。氣未用事。而一理渾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及其發也。以理爲主。而不動於氣。各守其節。則謂之一。和中乃性之存。而道所從出。故曰大本。和乃率性一之用。而人所共由。故曰達道。君子所爲戒懼慎獨者。欲其存之厚。而發之當也。

致中和

萬物育焉

中庸章段

三

一。自動以極於靜。無一息之不敬。則性體存。存而中。一。無不致矣。自微以達於顯。無一事之不謹。則義理周流。而和無不致矣。天地性之本也。萬物共此性者。也。位。謂七政順山川寧之類。育。謂各得其理以遂其生也。致中。則誠敬之至。有以合乎天德而格乎天心。故天地自我而位也。致和。則豫順之至。有以通乎物情而協乎物理。故萬物自我而育也。蓋性貫終始。而流行道則應物而發。見者爾。故中之分。雖屬乎未發。實則無時不在。而和行乎其間。如天地之化長流。而萬物生於其際。此心學之精緝。

古今聖賢之所傳也。

右第一章○此章爲一篇體要。自第二章至末皆所以發明推廣此章之旨也。首節性道乃理義之源。性具於心。道見於事。心在內。故必敬以直之。是大本所以立也。事在外。故必義以方之。是達道所以行也。然敬者動靜無息。而以靜而常存者爲敬之純。義者顯微無間。而以微而必察者爲義之精。此周子所謂寂然不動之誠。動而未形之幾。朱子解釋此章。蓋用其意也。

仲尼曰

小人而無忌憚也

首章中字。專以體言。此中字。兼體用言。蓋合中和

中庸章段

三

之義。以言中也。庸常也。以性言。則爲恆性。以道言。則爲常道。久而不易。平而無異者也。中庸者。其理原於性命。其事顯於道。放然體之。則在乎人而已。若上章戒懼謹獨之君子。則既存君子之心矣。而能靜而敬。動而謹。無時而不中。此所以爲中庸也。小人之心。與君子異。是以不敬不謹。無所忌憚。此所以爲反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言久矣。則有初之禪也。故程子斷自世教衰。民不興行。

右第二章○此章兩引夫子之言。中庸者。蓋標名。

篇之指以起作書之意。

子曰道之不行也。鮮能知味也。

性之大分。智仁而已。天命同賦。而氣質有偏。故有智者愚者。賢者不肖者。然自聖人在上。而道行且明。則雖氣質不齊。而皆有以範於中道。故夫子言今日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以智者愚者無踐履之功。而安於知之過不及也。若道之行。必無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以賢者不肖者無開明之效。而安於行之過不及也。若道之明。則無是也。鮮能知味。又就智愚賢不肖者而慨息之。蓋上雖無教化。而道未嘗離於日用。苟行而著。習而察。則凡有性者。皆可以興也。

中庸章段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引聖言以起下之大智。蓋莫能行道。則智者愚者。有終於過不及而已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其斯以爲舜乎。

自用其智者。無躬行之實故也。智者過之是也。舜不自用其智。虛受善擇。必實指之於事而後已焉。此以行而善。其知者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而不能期月守也。

引聖言以起下之大賢。蓋其曰予知者。皆不智者也。果智則不自納於吾獲陷阱之中矣。果智則不

至於擇中而不能守矣。莫能明道。則賢者不肖者。有終於過不及而已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而弗失之矣。

自用其賢。而於中庸擇之不精。則不能朞月守矣。賢者過之是也。顏子擇之也精。故得一善而遂固守此。以知而善其行者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也。

引聖言。不可能。以起下之大勇。均言分以與人也。三者皆勇之事。然苟未合於中庸。則皆氣質用事。而與賢知之過者同也。

子路問強。而強者居之。

中庸章句

五

而強者汝之強也。子路自恃其勇而問強。故夫子還問之。謂是南北之強。抑是汝之所謂強與。然南方之強。猶有君子之風。而北方之強。則正子路所謂強也。故其鼓瑟而有北鄙殺伐之聲者。以此。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南北之偏者。氣習之拘也。君子之道者。中庸之至也。中庸之至。蓋知之真。守之確。不藉乎血氣。而常伸此以明。行交盡而善其勇者也。和而不流。處俗而不自失也。中立不倚。則有以立身而矯俗矣。至於治而不變。素守亂而守死善道。則又極乎出處之大節而不可奪。此四者。自易而難。然易者其基。

也。自其易者勉之。則行有本末。而將無難能之事矣。後章自行乎富貴而貧賤夷狄患難。論語自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推而至於造次顛沛。皆此意也。右第三章。○此章申明首章天命謂性之義。性有仁義禮智。然舉其綱則智仁而已。勇者貫乎智仁之間者也。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所稟之偏也。仁智合一。則天命之本。聖人之事也。舜以實行而為大智。顏子以真知而為大賢。惟其合一。是以不偏。至於夫子所以告子路者。則又矯正習俗。變化氣質。以復其性之道也。

子曰素隱行怪

唯聖者能之

中庸章段

六

道者人倫。日用之理而已。素隱行怪者。過於人倫日用之常者也。半途而廢者。不及於人倫日用之分者也。深探其奧。則隱怪者終有欺世盜名之心。半途者不無咎己徇人之失。惟聖人者。以中庸為依歸。下學達本。無求知之心。故知命樂天。自無悔恨之意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蔡乎天地

以君子之道明索隱者之非也。蓋索隱者求達於人理之外。而道實無隱也。費者施與周給之稱。天命之性。遍賦萬物。故雖夫婦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與能。然究此理之分。則聖人天地不過體是道者。

而亦不能盡也。夫聖人天地有所不盡。大莫能載。可謂高深微妙之至矣。而卽夫婦之所與知。與能小莫能破。則初無隱也。極之物類之細。而性命各正。發見流行無非是者。故君子之道。就其見端於夫婦者而推其至焉。天地之間。皆是理之昭察而已。何隱之有哉。

子曰道不遠人

君子胡不慥慥爾

引夫子之言。明行怪者之非也。蓋行怪者出乎人情之表。而道實非遠也。卽人而道在。故君子以人治人。卽人情而道近。故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卽忠恕之道也。不出乎人情之中。故其德庸德也。

中庸章段

七

其言庸言也。言行交脩。體體篤實。殊無虛詭之行。何怪之有哉。○所求乎子者。則以之而事父。所求乎臣者。則以之而事君。所求乎弟者。則以之而事兄。所求乎朋友者。則以是而先施之四者。皆所謂君子之道。

君子素其位而行

反求諸其身

又以君子之行。道明半途者之非也。所行爲塗。所居爲位。位有順逆。則塗有險易。故或因之而廢者有矣。若是者。心移於外物故也。素位而行。無順無逆。皆有以自得。故外物之至。天時人事皆無所怨尤。然則塗有險易。而君子居之皆易也。且將遇險。

而反身脩德焉。何廢之有哉。

君子之道。辟如登高。必自卑。

隱怪者。驚於高遠。而不知道之基。半途者。溺於卑近。而不盡道之分。惟君子充其分於高遠之域。而專其基於卑邇之間。所以爲中庸之極也。

詩曰。妻子好合。父母其順矣乎。

引詩及夫子之言。以申卑邇高遠之意。棠棣之詩。言兄弟之愛。而終之以妻子者。明必妻子之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聲。然後兄弟之樂。且耽慕以終身。而無倦厭。故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孥也。夫子又推其意。以爲所以順父母者。在是此道所

中庸章段

八

以造端夫婦。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可識矣。子曰鬼神之爲德。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又引夫子之言。以申卑邇高遠之意。天地曰神人。曰鬼人。爲天地祖宗所生。則其神通爲一體。是鬼神之體物。不遺也。惟其體物。故此之動也。彼實使之彼之至也。此實召之使之者。不可度者也。召之者。不可射者。也是其敬之顯。而德所以爲盛也。誠者。德之實也。天地人渾然合一之理。誠實不妄者。也。此見道所以察乎天地。而自邇而遠。自卑而高之極致也。

右第四章。○此章申明首章率性謂道之義。或求

道於性之外或不盡其性於道之中皆過與不及之弊也。故首引夫子之言。隱怪半塗者。而推論其意。以見自近而遠不可過。不可不及。自夫婦居室極而至於天地鬼神。然後道之始終盡也。然首言夫婦之知能者。則曰費而隱。終言鬼神之德。則曰微而顯。惟鬼神之德之微而顯。而根於人倫。故知夫婦之道之費而隱。而察乎天地也。此又互相發明之旨。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故大德者必受命。

祿位名壽。天之所命。而惟大德足以致之。舜之德。至於動天。是爲能克孝之量者。所以謂之大孝。

中庸章段

九

孝亦德之一事也。而以德爲孝之目何也。曰仁者德之首。孝者又仁之首也。故其發之也最先。而統之也最全。惟發之最先也。故凡脩德之事。皆自孝而推之也。惟統之最全也。故凡脩德之事。皆所以成吾孝也。此章主孝而言。故必大德而後謂之大孝。必至於格天而後謂之大德。

子曰無憂者。

無貴賤一也。

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之禮。專指上祀言之也。其言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起下葬以士祭以大夫之意。卽推其上祀者之所達也。不言父爲大夫子爲諸侯。父爲庶人子爲士者。其事皆至少故舉中以包。

之也。又言喪禮者亦以證明祭禮之意。蓋喪禮之殺自下而上以貴者之職煩也。祭禮之殺自上而下以賤者之分卑也。然三年之喪則必違於天子而無貴賤之殊。故上祀之典亦必違於士庶而無貴賤之異。父母之恩情之至也。以孝治天下道之極也。此周公制禮之意也。

子曰武王周公

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自脩其祖廟至燕毛祭之始終之序也。蓋潔治堂室陳設器服備具筮豆皆預期之事也。敘羣廟昭穆之主辨助祭貴賤之班授奔走執事之職皆方祭之事也。飲福酒則酬於堦綬後祿則燕於寢皆

中庸章段

十

祭將畢及既畢之事也。上言祖廟者七廟之主將合合於太祖之廟故特脩之也。下言宗廟者統羣廟之主敘其位次故系之宗廟之禮也。凡此皆春秋時祭也。下宗廟禘嘗之禮與郊社並稱者則并句大禘大禘之祭也。天地雖大遠祖雖遠然自父母推之皆一氣之續爾。故言孝之至者又必推及於此而因歎息其義蘊之深也。

右第五章。此章申明首章脩道謂教之義。蓋前所言道自子臣弟友至於鬼神盡矣。然能極乎子臣弟友之分以至通於神明者則非聖人不能。故列引舜文武周以立之極皆始於孝弟庸行而終

一於格天受命饗帝饗親之盛此聖人之脩道足以爲後世法者乃教之所由立其餘則必由教而入也

哀公問政 不可以不知天

一統而言之脩道以仁則五倫皆用仁矣析而言之則親親之屬父子兄弟是也主於仁者也尊賢之屬君臣朋友是也主於義者也親親有殺自仁而卽於義也尊賢有等自義而卽於仁也禮者進反於仁義之中故等殺於此生焉合而言之皆仁也一仁莫先於孝故脩身者不可以不事親仁者人所性而具者也故事親者不可以不知入仁之所從來則天地生物之心是已故知入者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則智也智爲仁義禮之原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者是也

中庸章段

十一

天下之達道五 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達道五親親尊賢之條目也先君臣者對君之詞也達德三仁義禮智之約名也行之者一欲公以誠心爲之本也

或生而知之 及其成功一也

一上文變四德言三德者以性之綱惟智仁學之功惟知行而勇則其所以強此者也故遂言知行之

等有此三者而其究同歸焉。按家語則夫子告君之言止此。後又因問而更端之詞也。然前後之言雖互有詳略。其大指則皆相爲發明而已。

子曰好學近乎知 知恥近乎勇

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矣。其初則近之而已。三者學利困勉用力之要也。按先儒言學以知行盡之。然其端本則在立志。立志卽知恥之謂也。知行非志不成。志之所至則氣亦至矣。此勇所以與知仁列爲三德也。

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以上皆言脩身之事。至此將言爲政而以此起之。

中庸章段

蓋脩己治人初無二理。下文所謂九經者。不過達道之推而廣其所以行乎。九經者亦不過達德之舉而措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懷諸侯也

凡此九經皆天子諸侯可通行者。故以爲天下國家繫之。雖爲政而不離乎脩身。故脩身爲之首。前言親親尊賢者所以脩其身也。故先親次賢。自身之切者而推之也。此言尊賢親親者所以施諸政也。故先賢次親。自政之切者而推之也。以懷諸侯告公者。古者邦交大小相維各有懷諸侯之道也。道有五。然以親親尊賢二者統之。經有九亦自

尊賢親親二者推之故。故大臣體羣臣者尊賢之推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者親親之推也。懷諸侯則或爲兄弟昏姻之國。或爲明德宗功之裔。親賢兼之者也。

脩身則道立。則天下畏之。

聽不擇則易惑。任不專則易眩。

齊明盛服。所以懷諸侯也。

一。止言脩身之要在智仁勇。而此復以威儀動作言者。亦就爲政而臨。治者言之也。害賢莫甚於讒。其次貨。故三者除而後能貴德矣。好惡猶若樂也。同其好惡。謂吉凶休戚無不共之也。蓋施之

中庸章段

五

親者有此三等尊位。則其賢者也。重祿則其尤親者也。同其好惡。則通而行之者也。敬大臣。獨以官盛任使言者。蓋使之無所不統。以重其權。不親微細。以崇其體。且使之得以專心職。要而責其效也。忠信則心得以自通。重祿則力得以自盡。時使使其爲有餘力。薄斂使其藏有餘費。省事煩則功勤。餽粟平則效著。嘉善而務不能者。爲其自遠而至。故其有行能者。褒優之不能者。亦有以收恤資勸之也。繼絕舉廢。則無兼併之事。治亂持危。則無覆之謀。朝聘以時。則禮不瀆。厚往薄來。則交可。此皆三代盛時邦交之道。而春秋反之者也。

身則志氣清明。不避聲色。不殖貨利。而可以尊
尊賢。則知人作哲。官不及私。祿不豐昵。而可以親
親。自此以下。皆有相因之勢焉。詳玩可知。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脩身立政。皆當以誠為本。

凡事豫則立。道前定則不窮。

以上皆言為政之事。至此將復反之於身。而以並
起之。以素而應卒。執往以御來者。謂之豫。道者術
業之稱也。

在下位。不誠乎身矣。

此自治民而推本於明善誠身。皆所謂豫也。告君

中庸章段

四

而言在下位者。因其言皆反說。故借在下位者明
之對君之詞也。蓋治民者。上下所同也。臣之獲此
信友如君之取人。信友之在順親。如取人以身而
脩身。以道順親之在誠身。如脩道以仁。誠身之在
明善。如以仁事親之必先於知人。知天。故其事可
以相明也。誠明即前之仁智。然對明而言者。偏言
之誠也。包明而言者。專言之誠也。與仁之義一也。
此節申前文為政在人以下之說。

誠者天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天人即前知天知人之所知者也。天者實理所自
來。人者具此實理而務復其初者也。惟聖人之於

天道則無間故皆謂之誠者其餘則必盡乎人道也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偏言之誠也然總爲誠之之事專言之誠也此節申前文生安學利困勉之說

博學之

人十能之已千之

此節又申學利困勉者用功之要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節又申知之—成功—之說

右第六章○此章引夫子告君之言雖以繼舜文武周之後明道教之統然實全書之樞紐根柢也蓋此書前半篇發明首章性道教之源流後半篇

中庸章段

五

發明首章致中和之功化而此章達德達道三知三行卽性道教之實也誠明二字卽中和之實也蓋此章者夫子傳心之典故凡曾子子思孟子之所述皆淵源於此焉

自誠明

明則誠矣

德無不實而理無不明者所性之體然也明乎善以復乎其初者立教之法然也德實而理可明理明而德可實二者原不相離也

右第七章○此章蓋總結上章夫子告君之言而約其旨夫子言一爲知仁勇之本是誠則明也言明善以誠其身是明則誠也學問之道雖由明善

之教而入。而必求端於性之德者。孔門之宗也。

惟天下至誠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卽聖人也。以性言之。則曰至誠。承上章自誠。明謂之性而言也。性者誠而已矣。誠無不至。故性無不盡。而性者。天地所賦於我。與民物共之者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可使人皆得所焉。是所以盡人之性者在是也。推恩以同仁。可使物咸若焉。是所以盡物之性者在是也。體信以達順。可使陰陽得其理而和焉。是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在是也。至於與天地合其德。則人極建。而與天地並立而爲三矣。然此數者。皆謂一誠之所周貫。若其所

中庸章段

十六

以措置經緯之實。則下章議禮制度考文之屬。是也。蓋盡性盡道。雖非兩事。而有體用之分。程子所謂有關。雖磨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者。此也。

其次致曲

故至誠如神

此言誠之事。曲者。一隅之謂。致則孟子所謂擴充是也。曲能有誠。則亦至誠矣。誠於中。必形於外。漸而著明。則充實而有光輝也。誠而不動者。蓋未之有。漸而變化。蓋遷善而莫知爲也。至此。則亦能盡人性物性。而功用流行矣。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然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則鮮盡性者不能也。

至誠性與天合。故其心與天通。氣機之動。自然先覺。蓋所以幽贊神明。而顯濟民用者在此。此贊化育。參天地之至微妙者。故特舉而言之。

誠者自成也。

故時措之宜也。

誠者。性分所固有。故曰自成。道者。職分所當爲。故曰自道。然道者著於事物者也。誠者事物所以終始。不誠則事物無以成。終成始。而道不虛行。故君子必誠之爲貴也。體此誠之謂仁。能推此誠之謂知。既體此理。自然能推是仁。同性之德。而知亦性之德也。是乃合物我內外而無二道者。所由以時措之人物而皆宜也。此一節釋至誠能盡性而盡人物之性之意。言盡性者盡道之本。故莫先於至性。而性分原不遺於物。故能及物也。

故至誠無息。

無爲而成。

無息者。至誠之性體也。自強不息而至於久。則亦至誠矣。徵者。驗於外也。形而著明者是也。博厚高明悠久。盡其性之分量。自然有此規模氣象也。載物覆物成物者。盡人物之性。而至於贊化育也。配地配天無疆者。贊化育而有以參天地也。是皆至誠之能事而不息者亦如之。故其形著明也。不待表暴而自章也。其動變也。不待振作而自變也。其

誠以至能化之意。誠不息於誠則有自然之
以至於過化存神。並與天地同流而非自外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純亦不已。

不貳者。天地之誠也。博厚高明悠久者。天地之徵
也。至於生物不測而無不覆載。則其化不窮矣。天
地之爲天地。在生物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在不貳。
推其不貳。是以不已。至誠無息故也。以文王之德
之純配之。明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也。此一節
推原聖人與天地性真之合。以終章首參贊之義
而以文王實之也。

右第八章。此章承上章而言。誠之極至。以結首

中庸章段

六

章所謂中也。蓋以誠盡性。則大本立。而有以合天
地之德。故其效至使天地位焉。贊其化育。則天地
所以位而與之參焉者。又極其合德之量。而言之
也。盡性者。其存誠無須臾之離。故其體則久而不
息。蓋可久者。聖人之德。天之所以爲天者。此也。

大哉聖人之道 至道不疑焉

聖人卽至誠也。以道教言之。故曰聖人。承上章自
明誠謂之教而言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聖道
之行。有以茂對時而育萬物。故其功化之盛。巍然
發乎天地之間也。此自其規模言之。故曰洋洋禮
儀威儀。則自其節目言之。故曰優優。其人卽聖人。

凡作者述者皆是也。至德則前所謂盡性者有至誠之德。然後聖人之道凝於身而行於世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其此之謂與。

道問學所以學聖。然必先以尊德性者。有德而後道凝也。致廣大極高明者。心包乎萬物之外。而出其上。溫故敦厚者。心行乎事物之中。而篤其基。以其屬於心性之分。故皆爲尊德性之事。盡精微知新者。析理精而加精。道中庸崇禮者。制行謹而加謹。以其屬乎事理之分。故皆爲道問學之事。尊德性而後可以道問學者。誠則明也。根上章之意也。道問學而莫非尊德性者。明則誠也。乃此章之本。

中庸章段

五

指也。夫能尊德性道問學。則道凝矣。故其行也。雖與時位消息。然而窮達治亂。道無不存。出處語默。惟義所在。要皆爲盡道之聖人。不以時位而有所加損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不信民弗從。

禮度文合之皆禮。樂也。禮樂合之皆禮也。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蔽之矣。如夏殷周之興。禮樂達乎天下。是斯道之行也。周監二代。損益大備。故雖以夫子之聖。而一於從周。固其恪守爲下之分。

而實文武周公之道。寡所過失。文之在茲。蓋夫子所以自任者也。此一節釋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

行之意言文世周公作者固行也夫子述者亦爲一也皆所謂有至德而道凝者也

教君子之道

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一此君子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意實指夫子而言也本諸身者求諸德性之本徵諸庶民者驗以當世之宜考三王建天地則參以已然之法象而理不差質鬼神俟後聖則握其自然之符契而神不二理之不差則知人知天矣天且不違而況鬼神乎蓋天者百神之宰鬼神不能出於天地故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三王者

中庸章句

十

百世之師後聖不能出於三王故也此問學之極

功聖人之能事故有位者得志加於民則禮度文是也有德者脩身見於世則動言行是也容貌威儀動無非禮處物治事行無非度聲音辭令言無非文故容比禮而節比樂聲爲律而身爲度也振鷺學校之詩也學者不厭故曰無惡教者不倦故

一曰無斁此皆以切夫子之一言一動爲萬世師蓋一不待有議禮制度考文之權而百王之禮樂在是矣是以友教洙泗之間成就人才於斯爲盛所謂德博而化天下文明者非夫子誰歸哉此一節釋道備於身則居上爲下無所不宜之意

禮述堯舜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禮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其所以考諸三王而不謬
辻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其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
無不覆載者衆理萬事之兼該錯行代明者衆妙
萬善之時出此皆仲尼之道之大也然皆其德之
至者爲之故又言萬物並育於覆載之中而不相
害道行乎四時日月之交錯而不相悖皆小德之
川流也其於穆不已存乎時行物生之先則大德
之敦化也天地之道之大由於天地之德之至故
知天地之所以爲大者而仲尼可知已此一節推
原入與天地道化之同以終章首發育峻極之
義而以仲尼實之也

中庸章段

王

右第九章○此章承上章而言明之極至以結首
章所謂和也蓋以明盡道則達道行而有以成天
地之功故其效至使萬物育焉發育萬物則萬物
所以育峻極于天又極其功化之分而言之也盡
道者燭理無毫末之差故其用則大而無外蓋可
大者聖人之業天地之所以爲大者此也

惟天下至聖

足以有別也

至聖承前章聖人言也聖人者明之盡者也故言
德則以智爲首而又各就德之分見者言之也
然於分見之中而又各有表裏之分聰明在外然

聰藏而明發也。睿知在內，然睿發而知藏也。以下四事莫不皆然。聰明睿知者，謂先之智也。文理密察者，藏用之智也。蓋冬者，萬物所以終始，故其德一，首尾見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行而民莫不說

溥博淵泉，以所存者言之。溥，徧則博大。博大則淵深。淵深則有本。有本則又周流而溥徧矣。其義又自爲表裏。終始也。時出，卽上文之四德發而皆中節者是也。見言行，卽上章之動言行也。莫不敬信說者和之，應也。聖人之道其盛如此，而皆其德之溥博淵泉者爲之也。故曰：誠則明矣。

中庸章段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故曰配天

聲名洋溢，卽前段有譽於天下而極言之。其所指者，當謂文武周公，道化盛行之時。然亦有以決伊尼之若是也。

右第十章。○此章承前章聖人之道，而指其所發之盛，以終中節之和之義。極至於血氣尊親，則所謂順萬物之情，而能使萬物育者，此也。

惟天下至誠

夫焉有所倚

至誠承前章至誠言也。至誠者，誠之至者也。故就一性之存主者言之，而下文贊其德，則又以仁爲首也。經綸者，言其誠之無不流貫，非指事爲設施。

之迹也大

而經綸從

育萬物者

而默契焉

則何倚之右

肫肫其仁淵淵

淵淵淵淵浩

曰其仁退藏

苟不固聰明聖

天德卽前章

者是也至誠

達之故曰明

則誠矣

右第十一章

存之神以終

所謂合天地

一章先言至誠

至誠前由體

相爲體用而

詩曰衣錦尙綱

溫而理

前言誠以及

也是以君子

名專內而不

者未發之中也誠存則大本以此

出矣然性者命於天天命流行而化

性之本也知其性則知天故可卽是

倚言其中之至也有妄故有倚无妄

其淵浩浩其天

浩皆未發氣象也仁者誠之蘊故先

於密故曰其淵體大無外故曰其天

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所謂不已之命而文王以純德合之

之德其妙如此而惟聰明睿智有以

中庸章段

至

○此章承前章至誠盡性而指其所

未發之中之義極至於上達天德則

之德而能使天地位者此也○前兩

章先言至誠後言聖人此兩章則先言至聖後言

至誠前由體以及用此則自用而歸體也中和之

相爲體用而和歸於中者亦猶是而已矣

詩曰衣錦尙綱

溫而理

前言誠以及

也是以君子

名專內而不

外其心一於誠而已矣然闡然之

名專內而不

中庸者自不可掩故至淡至簡至溫而不厭而文且理焉誠明且生自然之理也

知遠之近 二 與入德矣

知遠之由近則用心於近矣知風之有自則用心於自矣知微之莫顯則用心於微矣此下學立心之始入德之門也

詩云潛雖伏矣 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凡四引詩皆小微而顯之意而其功益深其效益廣察之密也敬信者存養之厚也不

賞怒而勸威神也○內省行所感之深也篤恭而平者所存之

中庸章段 四

懼也喜怒而篤恭則中之以成德言則也首章以功夫言則自體而用此田淺而深也

詩云子懷明德 至矣

德至於不顯則無以加故歷引詩以贊之然無聲

無臭者非窈冥玄默之謂蓋天命之體純粹以精

其心則普萬物而無心其用則利天下而不言淡然無聲臭之可窺也此天德之所以為至誠而達乎天德者於是為至也

右第十二章 ○此章與首章之義相首尾而總括

全篇之意蓋首章論體道之要而曰不睹不聞曰

隱曰微。推本於未發之初。求端於方動之際。皆所謂不見是圖。自証而自脩之。非人之所能與也。所以然者。天命之性。其本體原若是也。是以學問之事。僞則炫於外。誠則一於中。炫於外。則表暴而有迹。一於中。則收斂而無形。自立心之始。至於盛德之至。雖淺深。高下不同。而其心則一。故聖人不顯之妙。與天合德。然方其間。然淡簡。卽無聲無臭之體。而達乎天德之甚也。此書以中庸名篇者。此理原於性命。行乎道。效惟其誠實而無妄。是以至中而至常。學者以誠實無妄之心求之。則內無隱怪之慕。外無功利之貪。淡泊平常。無聲色臭味之可娛悅。然後可以明庶物。察人倫。而返乎性命之真矣。故無聲無臭者。微妙之至。卽中庸之極也。

中庸餘論序

中庸餘論者不敢以其論麗於經者也凡四十四條蓋雖推索經指宗述儒先而附以己意焉又曰閏秒錄者昔壬申之夏雜記所得名初夏錄今增損為中庸餘論而其成也庫寅之又七月也嗚呼昔之意氣猶盛五十學易自謂未晚故曰初夏也今老而

序

衰歲云秋矣讀聖賢書自視不能為繼序嗣音之人庶幾日月之光廢以微嘆四時之統綴以餘分及遲暮竒劫之年以終竟其不忘之志故又寓意於茲名康熙四十九年長至日清溪李光地序

性也。情也。心也。皆主於人而爲言者也。在天則但曰命。尊天之辭也。雖然。易傳有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有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則天有情。又曰天德。曰天地之德。德卽性也。則天有性。是數者皆假人之所有。以名天地。天人之理一也。性則太極也。太極動靜而情與心見矣。然則何不曰性而曰太極。亦尊天之辭也。朱子之釋太極也。曰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又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惟爲造化之樞紐也。斯所以爲至極之義也。惟爲品彙之根柢也。斯所以爲標準之名也。今夫

中庸餘論

物之有樞有紐。皆其旋動之宗。繫繫之本也。天地之顯設者。象而氣。其運行之機也。運行者氣。而神其主宰之妙也。然氣之所以運神之所以妙。則皆其性爲之。言天地者。至此則無以復加。故曰至極之義也。物之有根柢也。種也。其所成之實。莫不肖而似焉。天地之性。萬物之所有而似也。故人則具體而徵物。則或但有其一體。要皆以天地之性爲性。如有所望以爲正。所則以爲平者。故曰標準之名也。惟其有所以爲性者。是以流行而賦於物。則謂之命矣。物各受其所賦。則爲人之性。物之性矣。中庸斷自天命。如作易者。斷自兩儀。太極之蘊不

可得而聞也。默而識之可也。

元亨利貞。天德也。元之氣爲春。其職生。亨之氣爲夏。其職長。利之氣爲秋。其職收。貞之氣爲冬。其職藏。人之生也。得乎元之德以爲仁。得乎亨之德以爲禮。得乎利之德以爲義。得乎貞之德以爲智。及乎感於物而動也。由仁而發則爲惻隱。由禮而發則爲辭讓。由義而發則爲羞惡。由智而發則爲是非。故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也。仁義禮智者。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情也。性情皆道心也。達乎天德者也。雖然。理乘於氣。而氣放道心。麗於人心。而發人心者。愛也。惡也。欲也。懼也。

中庸餘論

二

也。愛之發爲喜。惡之發爲怒。欲之發爲樂。懼之發爲憂。人心動而吉凶判焉。是故喜者吉之根也。怒者凶之根也。樂者吝之根也。憂者悔之根也。必也。愛而仁。斯其喜也。道矣。惡而義。斯其怒也。道矣。欲而禮。斯其樂也。道矣。懼而智。斯其憂也。道矣。必也。動乎惻隱。是謂愛而仁矣。動乎羞惡。是謂惡而義矣。動乎辭讓。是謂欲而禮矣。動乎是非。是謂懼而智矣。必也。由仁而喜也。道斯有所吉矣。由義而怒也。道斯無所凶矣。由禮而樂也。道斯無所吝矣。由智而憂也。道斯無所悔矣。吉凶悔吝之介。與衰治亂之幾也。是故喜者治之象也。怒者亂之象也。樂

者盛之象也。哀者衰之象也。必也喜而仁斯治。可致矣。怒而義斯亂。可止矣。樂而禮斯盛。可保矣。哀而智斯衰。可興矣。禮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樂者先王之所以飾樂也。兵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刑者先王之所以飾哀也。必也禮而行於仁。斯喜可以致治矣。樂而節以禮。斯樂可以保盛矣。師而出以義。怒可以沮亂矣。刑而新以智。斯哀可以扶衰矣。是故喜怒哀樂之心。機學之要也。自此而上。通於天。君子以之順性命之理焉。自此而下。則世君子以之持氣數之權焉。

喜樂陽也。怒哀陰也。喜極則生樂。怒過則生哀。以類

中庸餘論

三

相生者也。哀生喜。樂生怒。反類相生者也。雖然。哀生喜也。易致。樂生怒也。難持。心滿則愈不足也。氣溢則愈不制也。智昏則愈不思也。是故怒生哀。哀生喜。亂而向治者也。喜生樂。樂生怒。治而入亂者也。善檢身者。不於樂生怒之時。而於喜生樂之際。木金水火統之者。土也。仁義禮智統之者。信也。愛惡欲懼統之者。思也。喜怒哀樂統之者。和也。是故誠則仁義禮智存矣。思則愛惡欲懼正矣。和則喜怒哀樂平矣。土周流始終而旺於四時之季。四時之季者。相生之界也。故愛欲惡懼相生之界。則當節之以思也。喜樂怒哀相生之界。則當節之以和也。

節之者謂遲焉而勿容遽也。節之以恩期理明而氣定。節之以和則氣定而理明。

水火金木運而木德常伸。仁義禮智行而仁道常貫。故愛欲惡懼之叢生。欲其愛心之常在也。喜樂怒哀之雜發。欲其喜氣之常流也。

四德主於貞。五常妙於智。是故懼者乎。惡而節。愛欲者也。哀者殺怒而注。喜樂者也。憂懼亦情也。而君子以制其情焉。

是非與懼同位。知是非則知懼矣。怵惕而後剴隱。是仁之情。生於懼也。恭而後敬。是禮之情。生於懼也。羞而後惡。是義之情。生於懼也。懼者衆情之攝也。

中庸論

四

生。以。之。命。也。小。人。為。畏。威。學。者。為。畏。義。君子。為。畏。天。

喜而懼則不至於樂矣。樂而懼則不至於怒矣。怒而懼則不至於哀矣。哀者必懼。故能生喜也。

吉凶悔吝。四氣也。而无咎。其土德乎。不期吉而祈免乎。凶悔吝者。无咎之謂也。无咎者。不自外至。自省自脩而已矣。易之道。有曰吉。无咎者矣。是雖吉而可以有咎也。有曰凶。无咎者。无咎悔。无咎者矣。是雖凶。悔吝者。而可以无咎也。立乎无咎之域。則吉其致也。凶悔吝者。其值也。雖然。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是故中。和。土德也。而體中。導。

和非戒謹莫先焉

人心者愛欲惡懼也。外物引之故危。道心者仁禮義智也。形氣隔之故微。精以別之則不雜於物而人必常安矣。一以守之則不已於命而道心常著矣。精者所以審於幾也。一者所以存其誠也。中庸誠在幾先。虞廷則自精而一物也。中庸首言性。故以性為主。而必存誠以立其本也。虞廷首言人心。故以人心為要。而必審幾以謹其動也。二者之功。交養互發。故中庸率章內省則精也。敬信則一也。猶虞廷之指也。無謨率章。雜詩則戒懼也。雜幾則謹獨也。猶中庸之指也。

中庸餘論

五

此執厥中其言之原乎在心則渾乎性命之真夫焉有所倚在事則卓乎義理之正旁行而不流皆允執厥中之謂也。兼中和之義者也。君子時中亦感言其貫動靜通行止各內外而無時不中非因乎時變以取中道之謂。

言中肇於虞廷庸之義於何起也。曰舜言允執其中矣。而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言必有稽謀必有詢皆求道於庸之謂也。故夫子稱舜之智自好問好察邇言以至於用中不言庸而庸之義具矣。

聰明而優於智者啓後道之中未必契愚者則又

可。曉。解。也。故。必。使。之。從。事。於。行。則。智。者。以。躬。踐。而。漸。就。實。愚。者。以。事。教。而。漸。知。方。因。行。而。自。有。得。於。知。矣。堅。篤。而。果。於。行。者。抑。以。道。之。中。未。必。返。不。肖。者。則。又。不。可。檢。束。也。故。必。使。之。從。事。於。知。則。賢。者。以。講。明。而。漸。就。正。不。肖。者。以。聞。義。而。漸。格。非。因。知。而。自。有。得。於。行。矣。蓋。智。者。高。明。非。不。能。行。賢。者。篤。志。非。不。能。知。故。但。因。其。所。短。而。補。之。也。愚。者。多。淳。厚。未。必。不。能。行。不。肖。者。多。聰。慧。未。必。不。能。知。故。又。因。其。所。長。而。用。之。也。教。化。盛。時。隨。材。造。就。所。以。使。民。不。失。性。而。咸。協。于。中。者。如。此。及。王。澤。之。衰。教。化。既。微。則。任。其。氣。質。之。偏。而。有。四。者。之。弊。知。者。不。行。

中庸餘論

六

故。過。於。智。愚。者。不。行。則。益。其。愚。賢。者。不。知。故。過。於。賢。不。肖。者。不。知。故。重。其。不。肖。是。以。觀。於。民。性。之。紫。有。以。知。失。道。之。不。行。不。明。也。

道。之。不。行。不。明。故。人。有。過。不。及。之。偏。自。人。有。過。不。及。之。偏。而。道。益。以。不。行。不。明。矣。始。於。王。澤。之。竭。教。養。之。衰。而。成。於。學。術。之。分。俗。化。之。敝。人。能。弘。道。故。在。上。與。在。下。者。皆。交。有。責。焉。

智。仁。爲。性。之。德。固。已。勇。者。氣。也。信。以。謂。之。德。也。曰。三。德。皆。根。於。誠。者。也。仁。者。誠。之。存。智。者。誠。之。通。勇。者。誠。之。篤。博。厚。高。明。悠。久。之。義。也。皆。根。於。誠。則。同。爲。性。之。德。也。明。矣。仁。義。禮。智。信。無。勇。何。也。言。信。則。信。

在其中也。信卽誠也。誠者實也。勇者果也。草木之成者曰實。又曰果。皆確然成就而不虛之稱也。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非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

四方北爲隱。四時冬爲隱。一日夜爲隱。四德智爲隱。五倫夫婦爲隱。隱者顯之基。是以君子之學。謹於獨知。君子之行。防於暗室也。

凡人倫卽具遠邇高卑之象。故總而言之。君臣朋友。遠者也。一家之親近者也。就遠者言之。則堂廉之分。比朋遊之好。又爲遠且高矣。就近者言之。寢門之節。比同懷之驩。牀簣之暱。又爲遠且高矣。就兄弟妻子言之。則妻子尤爲近卑。然必順親而後信。

中庸餘論

七

友。信。友。而。後。獲。上。妻。子。合。而。後。兄。弟。翁。兄。弟。和。而。父。母。順。是。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蓋。父。子。於。子。無。不。愛。故。其。心。常。欲。兄。弟。之。和。而。人。之。於。兄。弟。亦。無。不。少。而。相。樂。者。自。有。妻。子。之。後。而。不。能。必。其。同。心。於。是。兄。弟。之。懽。日。薄。而。且。相。怨。尤。者。有。矣。故。舜。以。孝。友。聞。於。朝。堯。猶。謂。其。有。鯀。而。以。二。女。試。之。文。王。刑。于。寡。妻。然。後。至。于。兄。弟。其。詩。始。於。淑。女。好。逌。而。終。於。公。子。公。族。公。姓。亦。猶。是。也。

鬼神者。人倫之推也。祖宗。自。父。母。而。推。者。也。天。地。自。祖。宗。而。推。者。也。羣。望。百。靈。自。尊。長。而。推。者。也。聖。賢。明。祀。自。師。友。而。推。者。也。百。族。庶。類。之。祭。自。胞。與。而。

推者也。

鬼神者。雖有屈伸之異名。然其為神則一也。天地日月山川。常伸者也。祖宗先聖先賢。既屈者也。常伸者。與生入之道而長流。既屈者。亦與生入之本而不二。況乎其功之不可忘。道之不可息者。氣雖屈。其神亦與天地日月山川常伸而不窮也。故分而言之曰鬼神。合而言之則神也。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者。何也。言以一身之鬼神。知凡天地間之鬼神也。吾身之陰精陽氣。比之天神地靈也。常伸不窮者也。愚慮動作之雜。釋曰。游魂。游魂有動靜之變。比之天

中庸餘論

地間人物之聚散也。或伸或屈者也。魂之動也。乘於生氣。猶人之從天。其靜也。藏於精魄。猶鬼之從地。精氣魂魄。合而為一。故天地鬼之道。上下同流焉。

交於鬼神者。正也。鬼神交於人者。變也。以正而交於鬼神。如祭祀占禱之類。正中之正也。以邪而交於鬼神。如淫祀致鬼之類。正中之變也。鬼神以正而交於人。如示象告警之類。變中之正也。以邪而交於人。如見怪與妖之類。變中之變也。古者以正感正。故幽明之接。莫非教也。後世以邪感邪。故繁詐誣異之事生焉。中庸之言鬼神也。以

體物而其交之道則惟在齊明。祀致敬無敬。此三代聖人所以通幽明之際。使之無間者也。人交於鬼神如魂交於魄也。嘿而識之。有而存之。是也。鬼神交於人如魄交於魂也。影於夢寐。動乎四體者是也。其不正而相交者如魂魄之昏擾也。以雜億淫想。而感愕夢驚兆是也。

主德言之。孝者所以戒其德也。主孝言之。德者所以戒其孝也。蓋孝者德之本也。德莫先於仁。仁莫先於孝。非孝而德何以修。然全德之爲仁。全仁之爲孝。非德而孝何以盡。墨子佛氏之德而無孝。故不足以爲至德也。匹夫之孝而無德。故不足以爲太

孝也。知德而不知孝者。不盡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也。內美其良心。外行乎禮教。而何有於德。知孝而不知德者。愛親而惡於人。敬親而慢於人者也。其心不能推而通。其辱又將踵而至。而何有於孝。故君子之德也。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此之謂至德。要道也。君子之孝也。合四海之體。以盡事親之道。此之謂大孝也。德之始。自孝而推焉。德之戒。以孝爲極焉。然則聖人之德。又何可以加於孝乎。

命者賦於生初之目也。而亦申重於有生以後之稱也。蓋凡詩書所稱。聖賢所訓。言命云者。此兩端而

體物而其交之道則惟在齊繼之者善成之者
此三代聖人所以通幽明之際者也修吉悖凶福
人交於鬼神如魂交於魄也嘿而不善故所稟之氣
也鬼神交於人如魄交於魂也無不公故所遇之
體者是也其不正而相交者如稟所遇言命者若
雜億淫想而感愕夢驚兆是也

主德言之孝者所以成其德也主然而亦命也何則
賊其孝也蓋孝者德之本也德精微自變化氣質
於孝非孝而德何以修然全德數而注也故曰蒙
孝非德而孝何以盡墨子佛氏曰吉凶生大業非
足以爲至德也匹夫之孝而無然也自古聖賢未

中庸參論

十

孝也知德而不知孝者不愛其親者也天之道如
其親而敬他人者也內失其本之精也如馭馬如
何有於德知孝而不知德者愛之善也世之治
而慢於人者也其心不能推而齊故治亂之變不
至而柯着於孝故君子之德也亂者非天之意也
無我之公此之謂至德要道也其初也界之以正
海之權以盡事親之道此之謂慈之雜糅治亂之
孝而推焉德之成以孝爲極焉聖賢於是而盡其
何以加於孝乎

命者賦於生初之目也而亦申重
也蓋凡詩書所稱聖賢所訓言之揆

其終無不正。如君之謀我以功罪也。中間有所稟焉。所遇焉。正不正。參錯而不齊。如臣之當職者。有能否。而所當之職。有劇易也。雖然。知職業之不可虛曠。則在我之能否。所必竭焉。知賞罰之必無僭濫。則目前之劇易。所必安焉。是故不以能否劇易。二其心。而惟盡其所受之職者。可以告無罪于君矣。不以所稟所遇。二其心。而惟順其所受之正者。可以告無罪于天矣。

古者廟制。則自上而下。菲薄於下也。爲其典之隆。而物之備。故分有所限也。喪期。則自下而上。菲薄於上也。爲其職之重。而事之繁。故恩有所殺也。然限

中庸餘論

十一

之者。典與物而已。而其敬不限。殺之者。儀與節而已。而其哀不殺。故喪祭之文不同。而喪祭之情相準也。中庸以三年之喪。之達乎天子。明上祀之禮。之達乎庶人。近世大賢以服制之逮高曾。明祭祀之不止於祖禰。皆深得於禮意者乎。

末者。本之推也。一家之中。兄弟末也。父母本也。兄弟同出於父母者也。族姓末也。祖宗本也。族姓同出於祖宗者也。天下之大。民物末也。天地本也。民物同出於天地者也。如樹之有根也。滋其根。則枝葉蕃。如水之有源也。浚其源。則派流盛。故孝於父母者。未有不以父母之心爲心。而友於兄弟者也。孝

於祖宗者。未有不以祖宗之心爲心。而厚於族姓者也。孝於天地者。未有不以天地之心爲心。而愛及民物者也。古之制禮者。崇本以報其親矣。猶謂典祀之豐于昵也。而推至于祖。追遠以逮其祖矣。猶謂生民之必有初也。而推至于帝。影響之昧昧。而區宇之寥寥。精氣之息息。而神理之昭昭。察乎此者。至明者也。體乎此者。至誠者也。治國之如示諸掌也。不亦宜乎。

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婦倫也。仁義禮智信性也。語其本之合。則仁貫五倫焉。義禮智信亦貫五倫焉。語其用之分。則父子之親。主仁者也。君臣之義。主

中庸餘論

三

義者也。長幼之序。主禮者也。夫婦之別。主智者也。朋友之信。主信者也。

父子兄弟以親相親也。天之合也。君臣朋友以賢相尊也。人之合也。夫婦人合之終。天合之始也。何言乎人合之終。朋友君臣皆同類。而男與女不同類也。何言乎天合之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兄弟也。故夫婦者冬之位。終始之地也。

自春而秋。天地之氣自合漸判。故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象之。冬者判之極。合之始也。故夫婦象之。天地之氣不判。則不合。故夫婦之道不別。則不親。

忠信之義一也。而分君與友何也。忠者盡心其事之

謂也。信者言必以實之稱也。事君者盡心於所職。則不欺。其君者在其中矣。交友者以實而相告。則盡心於友者不外是矣。何則。事君以符。吾道也。取友以聞。吾過也。人倫之設。本指如是也。及道之衰。反以分君事者之衆。而不引爲己責。遂以偶失言於朋友。爲無傷。而不要之以誠。是故憑信者心之主也。無所不貫者也。忠主事。信主言。致之於君友。焉。各自其切者爲教也。

以事言之。則智在仁先。明在誠先。以心言之。則仁爲智誠包明。故曰智仁勇所以行之者三也。又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而總之曰誠之者。天之道也。

中庸論

誠一而已。對明則爲二。誠卽仁也。對義禮智則爲四。故天卽道也。太極也。亦一而已。對地爲兩儀。合水火爲四象。合雷風山澤爲八卦。對夫子於乾言誠存誠立誠是也。於坤言明黃中通理是也。震者誠之動。坎者誠之貞。艮者誠之篤。巽者明之象。離者明之通。兌者明之利。震爲仁。艮爲信。是也。離爲禮。嘉會者是也。兌爲義。利物者是也。坎爲智。貞固者是也。艮起震。非止不動也。巽起離。非入不明也。坤起兌。非順不利也。乾起坎。非健不貞也。仁智相對。則仁誠而智明。仁陽也。智陰也。與禮義對。則智仁以心言誠也。其分則陽禮義以事言明也。其分則

陰。仁。智。相。對。者。明。在。誠。後。者。也。周。物。之。智。也。陽。先。陰。後。之。定。理。也。與。禮。義。對。者。明。在。誠。先。者。也。開。物。之。智。也。陰。陽。互。根。之。至。妙。也。乾。坤。者。德。之。本。然。坤。明。也。而。其。用。則。實。非。至。於。萬。物。相。見。不。足。以。見。其。體。之。順。而。化。育。之。無。疆。也。乾。誠。也。而。其。用。則。虛。非。至。於。萬。事。消。歸。不。足。以。見。其。體。之。健。而。天。命。之。不。息。也。故。言。明。者。終。於。已。發。萬。物。並。育。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言。誠。者。極。於。未。發。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八。卦。歸。於。四。象。四。象。歸。於。乾。坤。坤。歸。於。乾。四。德。歸。於。誠。明。明。歸。於。誠。故。曰。誠。者。天。之。道。則。蓋。之。矣。

中庸餘論

天命之性。渾然至實。而萬理具於其中。故自誠明者。性之體也。聖人之教。粲然皆備。而莫非以復其性。故自明誠者。教之用也。君子之學。有事於性。則所謂尊德性者是也。存久則自明。以是而研幾。極深無不達也。誠則明矣。之說也。有事於教。則所謂道問學者是也。積久則自得。以是而反躬實體。無不裕也。明則誠矣。之說也。故易稱成性存道。義之門。子夏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仁在其中也。盡己之性。推以盡人之性。固也。何以遂。而物之性也。曰物之性。大畧與人同也。朱子所論虎狼。麋鹿。鴛鴦。雁。鳩。之屬。其特專篤者爾。若乃禽畜之類。其

生也。莫不有子母之愛。莫不有兄弟之親。至於燕雀則有雄雌。而知夫婦。知夫婦則有父子。凡禽獸之雄傑者。則能統率威服其羣。犬馬識象養之恩。是有君臣。下及魚鼈。上及飛鳥。各以其類相聚。是有朋友。凡此皆天理之自然。故物之性與人不得而異。特其稟氣之偏。也是以明於此而暗於彼也。稟氣之塞也。是以生而有之。長而忘之也。故禽獸之異於人者。不能推不能久。爾性則猶人之性也。先王推恩以及禽獸。故不妖天。不殺胎。所以幼其幼。息老物。所以老其老。蓋不特尊物之生而欲收其用實。以順物之理而不傷其心也。推之而山岳

中庸餘論

五

以時入。草木以時伐。凡其順天和以育萬物者。莫露已性之流行焉。異學混而一之。則不知親親仁民愛物之等。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又昧於本性之同。以聖賢之言觀之。則天地萬物之爲一體者。可見矣。

草木之性。與禽獸又異矣。然莫不有種以相生焉。是其父子也。同植則叢生焉。是其兄弟朋友也。有親狃之類焉。是其夫婦也。有喬天之分焉。是其君臣也。春而條。則應乎仁之生。夏而華。則應乎禮之盛。秋而實。則應乎義之斂。冬而枯。則應乎智之藏。是故性命之理。塞乎天地之間。誠非有我所得私矣。

草木羣生而不相害。禽獸則有攫搏踉齧矣。禽獸則爭。飢則噬爾。人則其機無已。而其欲無厭。如此則是禽獸於草木。人於禽獸。不但不相愈而且不相如也。曰草木不相害矣。而能相利乎。禽獸則有厚於情。篤於義。而相愛者矣。禽獸之能相愛。其幾幾何乎。人則自親而疎。自族黨而鄉國。可以無不周也。由此觀之。貴賤可識也。況乎人之至者。德加於四海。澤流於萬世。殆將與天地參焉。而豈萬物所可同哉。然則人之害夫於物者何也。曰惟其利之大。故其反是也。其害亦甚大也。雖然不可以禽厲之。不由而泯成能之。烈是故三才之並立尚矣。

中庸餘論

十六

人之性得五常之全。故人之倫具五品之道。其有近於偏者。而朱嘗缺也。有近於寒者。而朱嘗泯也。矯之則正。撤之則明。如草木之有種也。雖旱暵枯稿。而遇雨則復生。如火之有燼也。雖重宿密覆。而遇燼則復炎。非如物之偏。而至于缺。寒而至於泯也。是故入與人之分。但言昏明。不言通塞。但言釋駁。不言偏正。孔子所謂相近者。此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也。

聖人不貴前知之術。而有前知之道。何也。曰聖人之前知也。以理不以數。理也者天之意也。數也者天之事也。人與人之相交也。而盡知其意焉。則人之

所賴也。況天心之至公乎。人與人之相交也。而盡察其事焉。則人之所害也。況天機之至幽乎。且夫意其不變者也。故其求之也。虛寬而不忒。事其屢變者也。故其察之也。密細而多差。知其意則事有相反者。而不之疑也。而決事也。明矣。察其事則意有相反者。而不之知也。而失意也。遠矣。人猶如此。況天道乎。易言極數知來何也。曰此以理而極數者也。非後世之所謂數也。如寒暑之有候。昏明之有期。如風聲之有隨。雲物之有姿。考其常之度。察其變之幾。然後占之以象類。衍之以龜者。是則新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也。

中痛餘論

由不貳不息。以致流行而盛大者。於未見之。故曰。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也。天地與山之積聚。不可知。然即其昭昭之一隙。撮土卷石之一隅。推而極之。渾淪旁薄之全體。未有異於是也。則其不貳者。可見而其不息者。亦可推。故言天地之言。山水以為其理。可以伯明也。

立志存心。尊德性之學也。窮理踐行道問學之學也。藪然枯於有我之私。混然與世相濁。志不立之病也。義理無蘊隆之趣。氣質無沉深之養。心不存之病也。中庸所謂致廣大者。前之博厚是也。所謂極高明者。前之高朗也。所謂溫故敦厚者。前之悠

久是也。是皆性之德也。在聖人則無息。在君子則
不息焉爾矣。雖然博厚者兼載也。高明者下濟也。
悠久者常新而日積也。體用之不相離。是以君子
學問之功。至於精之又精。實之又實。取之左右逢
其源。充積而有光輝。然後尊德性之事備。

達也者大本也。本不虛立。實理涵焉。故曰誠和也者
達道也。道不虛行。精義著焉。故曰明誠者貫終始
者也。明者行乎其間者也。故曰誠則明矣。則明自
誠始。又曰明則誠矣。則明以誠終。忠信誠也。脩辭
明也。然脩辭者以立其誠而已。是以誠終始。明在
其間之義也。誠一也。而有存誠立誠之異。存者存

中庸餘論

之於心。所謂忠信也。所謂閑邪存其誠也。立者立
之於事。所謂脩辭也。所謂言信而行謹也。故夫子
曰。主忠信。徙義。信在義先也。又曰。義以為質。信以
成之。信又在義後也。其在于天。則乾元者其心也。
萬物資始。誠之源也。變化者其事也。各正性命。誠
斯立焉。是故元者誠之始。利貞者誠之終。其間文
蔚嘉會。而屬乎明之分者。亨而已矣。草木之種。曰
實。其枝葉之菜。曰華。其果實。又曰實實。誠也。華明
也。始於實。發於華。而終於實。此天德之形。寄於萬
物者也。雖然。明非外誠而有。即誠而明具焉。誠不
離明。而得由明而誠。至焉。果實之心。往往有枝葉

之形。則其本之所舍也。然必條達之。以復生寶焉。則其用之所就也。君子之學。立一心以窮萬理。應萬事而終也。自得其心焉已矣。誠則明矣。故論至誠盡性而推之。聖人之道。洋洋優優而流行於天下。明則誠矣。故論至聖時出而推之。至誠之心。肫肫淵淵。浩浩而上。達乎天德。

溥博淵泉者。大本也。非淵泉不足爲本。非溥博不足爲大本也。時出者。發而中節也。不言出則非發。不言時出則非發。而皆中節也。喜而中節。無所爲喜也。寬裕溫柔而已矣。怒而中節。無所爲怒也。發強剛毅而已矣。樂而中節。無所爲樂也。齊莊中正而已矣。

中庸論

憂而中節。無所爲憂也。文理密察而已矣。四者之出。根於聰明睿知。智之所以先。四德而發也。四者之存。統於肫肫之仁。仁之所以涵。四德而居也。四者小德之川流也。肫肫之仁。大德之敦化也。喜怒哀樂。其變不同。而分之各一其仁焉。合之同出一仁焉。此五行之生。所以氣殊質異。而混然一天極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者。以此。

舟車所至。道路通者也。若所謂繩行梯接。則舟車所不至。而以人力通之。極之於天覆地載。區壤盡矣。其又曰。日月霜露者。何居。按周髀術。兩極之下。

極遠而極寒。則可謂之日月所不照。中衡之下。且
正對而極熱。則可謂之霜露所不墜。融結者萬物
之死地。是以血氣之倫。不蕃焉。血氣所蕃。皆在申
衡左右。陰陽和者也。西曆謂之溫帶。今用之。



中庸論

卷

跋

先生以天授之資用下學之功深潛純粹六經四子及宋儒之書並有述造以發明指歸中歲括其大義宏經茅初夏錄其說以誠明為本喜樂怒哀為用上之則達天德之微妙下之則徵人事之吉凶蓋雖熟復程未又能獨得不傳之遺意戊子歲讀書精舍每放衙歸第未

中庸餘論改

嘗入內寢輒就西塾席間函丈口授手畫惟恐言之不盡義之不明汝楫隨其源清植清藻後竊得佛坐側聞焉退息研味用錄中之說以衍為圖因悟土為木火金水之庫而思即喜樂怒哀之節暇日請益先生不以其不可而加賞愛如是閱歲蓋無日不誦常以漏下三四鼓為節衣食於奔走惜又別去辛卯入

都復侍則先生已有中書曰中庸餘論
受而卒業明道微密校之初夏所錄又
加瑩粹戊戌夏兩楹夢奠汝楫亦居憂
於幽閑寂寞之區微言既絕遺書獨抱
因緣幸會得授經於先生族子鹿山方
伯官舍政清務簡欲振興先生之緒乃
屬汝楫校讐十一編次第雕刻其論並學
庸既前布矣以餘論乃聖學之心法而

中庸餘論

先生之微言也復開刊焉書既成歎哲
人之云亡思親炙之如昨正覺老淚漬
紙又喜方伯之能流傳家學使行遠不
墜也壬寅春正吳郡受業門生陳汝楫
謹跋

